

谭

恩

美

作

品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美〕谭恩美 著 张坤 译

接骨师之女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谭恩美 著 张坤 译

接骨师之女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接骨师之女/(美)谭恩美著;张坤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

ISBN 7-5327-3916-3

I. 接... II. ①谭... ②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2676号

Amy Ta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Copyright © 2001 by Amy T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2-513号

接骨师之女 [美]谭恩美/著 张坤/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20 1/16 印张 18.75 插页 3 字数 264,000

2006年2月第1版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7-5327-3916-3/1·2187

定价:30.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将无穷的谢意致以我亲爱的朋友和编辑,了不起的已故菲丝·赛尔。她总能觉察到我正在尝试写的东西跟我要表达的内容之间的差距,令我惊叹不已。她曾许诺会陪我坚持到这本书完成,尽管我还没写完她就去世了,我仍然相信她还是信守了当初的诺言。

我长期以来的良师益友,莫莉·盖尔斯,接手做了我的编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对自己写出的东西都不忍卒读的时候,是她令这本书重新焕发了生命。谢谢你,莫莉,谢谢你敏锐的眼睛和耳朵,还有那些总能切中我心的建议,以及在那些不得不承认是最糟糕的日子里,你的乐观和坚持。

我很幸运,能够得到娄和格雷戈的关爱,桑德拉·迪金斯卓,安娜·嘉尔丁还有爱米·陶博的引导,以及美国在线“关心者扶助老人”专栏的深夜发帖者,也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

冥冥之中,在我写最后一稿的时候,有两位影子作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个故事的核心来自我的外婆,讲故事的声音属于我的母亲。一切的菁华都归功于她们,并且,我已向她们承诺,下一次我会更努力。

母亲在世的最后一天，
我终于知道了她还有我外婆的真实姓名。
仅以此书献给她们两位。

李冰姿

谷静梅

真

TRUTH

这些事情我知道都是真的：

我的名字叫刘杨茹灵。我结过两次婚，先夫一位叫潘开京，另一位叫艾德温·杨，他们都已辞世，我们的秘密也随他们而去。我的女儿叫杨如意，英文名字叫露丝。我们母女都是龙年所生，但她属水龙，而我属火龙，属相相同，性格却截然相反。

我知道这一切，但有一个姓氏我却记不起来了。它藏在我记忆里最深的一层，我怎么也找不到。我曾成百上千次地记起，那个早上，宝姨把那个字写给我看。那时我才六岁，聪颖过人。我能写会读，知书识数，也懂得记事了。以下就是我记得的那天早上的事。

我睡意蒙眬，赖在炕上不肯起床。我跟宝姨一起睡，我们住的小屋离堂屋的炉子最远，我身子下面的砖头早就凉了。我感到有人在摇我的肩膀。宝姨见我睁开眼睛，在纸上写了个字，然后拿给我看。“我看不见，”我发牢骚地说，“太黑了。”

她嘶嘶地喘着气，把那张纸放到低柜上，示意我该起床了。她点着了茶炉，炉子开始冒烟，她拿一块围巾系在脸上，蒙住鼻子和嘴，然后将水倒进茶壶里，把水烧开。就这样，我们的一天开始了。她给我擦脸和耳朵。她给我把头发解开，梳理刘海。我的头发很碎，一撮一撮像蜘蛛脚一样扎煞着，她帮我把头发都打湿压平，然后把后面的长头发分成两股，编成辫子。辫子顶上扎红丝带，底下扎绿丝带。我摇头晃脑，把两条小

辫甩得好像贵宾狗快乐的耳朵。宝姨自己也学着小狗的样子吸气。什么味儿这么好闻？她这么吸气是在叫我的小名，小狗儿。她只能这么讲话。

她不能说话，只能发出喘息和呼气的声音，犹如寒风的啸声。她通过做鬼脸，呜呜的声音，以及眉飞色舞的神情向我讲述。我随身携带着一块石板，她用石板把这世上的一切都写给我看。她还用乌黑的手给我画画。手语，表情语言，笔谈，这些就是伴随我成长的语言，无声却有力。

她梳理自己的头发，紧紧扎在脑后，这时候，我在旁边翻弄她的百宝箱。我取出一把漂亮的象牙梳子，梳子两头各雕着一只公鸡。宝姨是属鸡的。“戴上这个，”我举着梳子要她戴。“漂亮。”我还太小，相信美来自装扮和饰物，我想让宝姨更讨喜，让母亲喜欢她。但是宝姨摇了摇头。她把围巾掀起来，指着自己的脸，皱紧了眉头。我要漂亮东西干吗用？她在说。

她的刘海跟我的一样，一直垂到眉毛上。其余的头发扎成一束，用银簪子绾在一起。她生着蜜桃般水润光洁的额头，大大的眼睛，丰满的脸颊，中间嵌着小巧而丰盈的鼻子。这是她脸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就不一般了。

她摇晃着焦黑的手指尖，模仿吞噬一切的熊熊火焰。看看火灾的下场。

我不觉得她丑，不是我们家其他人认为的那种丑。“哎呀，看她一眼啊，就连鬼怪都要被她吓一跳，”我曾听母亲这么说。我小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摸宝姨的嘴巴。那简直是个谜。半边嘴巴正常完好，另外半边却仿佛融化成一片，紧闭着。她右边脸颊里面硬邦邦的有如皮革，左边却湿润柔软。部分牙龈也烧坏了，牙齿都掉了。她的舌头好像一段烧焦的树根。她无法品尝生活的滋味：酸甜苦辣，肉的香味，她全都尝不出。

除了我，没有人能明白宝姨想说什么，因此我得做她的传声筒。也不是什么都说，我们也有我们的秘密。她常常说起她的父亲，周口店著名的接骨大夫，还说起他们找到龙骨的那个山洞，以及龙骨的神力，足以治疗除了心碎以外的一切病痛。“再讲一遍吧，”那天早上，我说，希望她讲讲她是怎么烧伤了脸，又如何当了我的保姆。

我是个表演食火的艺人，她用手语和眼神告诉我说。成百上千的人到市场上来看我表演。我的嘴巴就是火盆，我扔进去生猪肉，加上辣椒和豆瓣酱，拌一拌，然后请人们品尝。若是他们说“好吃！”我就张开嘴，接住他们抛来的铜板。不料有一天，我把火

吞了下去，大火回掣，烧伤了我。从那以后，我决定不再当烧菜的火盆了，就改行给你当了保姆。

我听了鼓掌大笑，非常喜欢她编的这个故事。前一天，她曾告诉我说她盯着一颗倒霉的扫把星从天空划落，掉到她嘴里，烧坏了她的脸。再前一天，她说她吃了火辣辣的东西，以为是一道辣味的湖南菜，其实是烧菜用的火炭。

没有故事了，宝姨告诉我，手势打得飞快。马上就是早饭时间了，我们得趁吃饭之前，空腹去拜神。她从柜子上把纸片拿起来，折成两半，塞进鞋子的夹层里。我们穿上冬天的棉衣，来到寒冷的走廊上。空气中有别的厢房里传出来的炭火气味。我看到老厨子在奋力转动辘轳从井里打水，听到一个房客大声叫骂她的懒媳妇。我从母亲和妹妹高灵的门外经过，她们两个还没起床。我们匆匆经过一个朝南的小房间，去往我们的祠堂。宝姨在门口瞪了我一眼，警告我要举止庄重，脱掉鞋子。我单穿着长袜踩在冰冷的灰色砖地上。双脚立刻感到刺骨的寒冷，一直到腿，乃至全身，寒气仿佛从鼻尖上滴落下来。我不禁瑟瑟发抖。

我面前的一面墙上，挂满了文人墨客为我们家书写的对联和卷轴，两百多年以来，他们都曾用过我家制的墨。我会念其中一幅字画：“鱼影跃激流”，意思是说我们的墨色泽浓黑优美，下笔流畅。长长的供桌上有两个塑像，一个是白胡子的寿星，另一个是慈眉善目，一脸平静的观音菩萨。她黑色的双目直视着我的眼睛。只有她会聆听女人的幽怨和心意，宝姨说。塑像的周围摆放着刘家祖先的灵位，木头牌位上刻着他们的名讳。并非所有的先人都摆在那里，宝姨告诉我，只有家族认为最重要的祖先才有灵位。那些不重要的人，还有女人的牌位都堆在箱子里，或是干脆被遗忘了。

宝姨点燃几炷香。她吹了几口气，烟雾缓缓升起。烟气越来越浓，夹杂着我们呼出的气息，我们的供品香烛，还有薄薄的晨雾，我总以为那雾气是鬼魂的形体，他们企图将我一把拽到阴曹地府，同他们一起在阴间飘游。宝姨曾告诉我说，人死后身子就会变冷。那天早晨我觉得冰冷彻骨，心里很是害怕。

“好冷啊，”我呜咽着，泪水涌了上来。

宝姨坐到凳子上，把我抱在腿上。别哭，小狗儿，她轻轻斥责，不然眼泪会冻成冰柱，会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她飞快地揉捏着我的脚丫子，就像揉包饺子的面团。好

点了吗？现在怎么样？觉得好点了吗？

我渐渐不再哭泣，宝姨又点上更多的香。她走回到门口，拿起一只鞋。一切仿佛历历在目——灰蓝的布鞋面，滚着黑边，上面还多绣了一片叶子，遮挡一个破洞。我还以为她要把鞋子也当供品烧给祖先呢。不料她却从鞋子的夹层里取出一张纸，正是刚才她拿给我看的那张纸。她向我点头示意，用手语告诉我说：这是我的姓，所有的接骨大夫都姓这个姓。她重又把纸片放到我面前，说道，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姓氏。随后，她小心翼翼地将纸片摆到供桌上。我们行礼，起身，再次行礼，起身。每次一抬头，我就看到那个姓氏。那个姓是——

为什么现在我却看不到了？我念完了百家姓，却没有一个能勾起我的回忆。那个姓氏很不寻常吗？难道是因为我把这秘密藏得太久，竟不知不觉中将它失落了？也许，所有那些我心爱的东西，也都是这么丢失了——我离家去育婴堂上学时高灵送我的外衣，那条我第二任老公说我穿起来像个电影明星的裙子，如意穿不下的第一件婴儿服。每一次，当我爱什么东西受到心疼，我就把它收藏到放宝贝的箱子里。这些东西我收藏得那么久，几乎遗忘了我曾经拥有它们。

今天早上，我记起了我的百宝箱，想把如意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收藏起来。那是一串产自夏威夷的黑珍珠，美得不可思议。我打开箱盖，成群的蛾子扑面而来，里面还有大片的蠹虫。我的宝贝变成了纠结成团的网子，上面一个连一个全是破洞。那些刺绣的花朵，光艳的色彩，全都消失不见了。我毕生的珍藏全都付诸流水，最糟糕的是，宝姨的姓氏也不见了。

宝姨，我们到底姓什么？我一直想找回那个姓氏。快来帮帮我吧。我已不再是个小孩，不再害怕鬼魂了。你还生我的气吗？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茹灵，你的女儿。

第一部

PART ONE

1

O N E

八年以来，每年八月十二日起，露丝·杨就开始失声，说不出话来。

这种情况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露丝刚搬到旧金山亚特的公寓里。接连几天，露丝只能像个沸腾的茶壶一样发出嘶嘶的声音。她觉得那一定是什么病毒引起的，或者是对房里的某种霉菌过敏。

她第二次失声的时候，正是他们同居一周年的纪念日，亚特开玩笑说，她这喉咙的毛病一定是心理作用作祟。露丝也疑心是这么回事。小的时候，她有一次摔伤了胳膊，也有段时间失声说不出话。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同居两周年庆的时候，她和亚特到大提顿国家公园观星。据公园的一本宣传册上说，“每年八月十二日左右是八月流星雨的高潮时期，每个小时都会有成百上千的流星划过天空。实际上它们是穿透大气层的陨石，一边下坠，一边燃烧发光。”露丝和亚特躺在天鹅绒般幽黑的夜色里，欣赏这流星的奇景。她并非真的相信自己的喉炎是因为厄运来袭，也不觉得自己不能说话跟流星雨之间有什么关联。但是打从童年起，妈妈就常跟她说，流星是“鬼形所化”，看到流星会倒大霉。要是你看到流星，那就是说有个鬼想跟你说话。在她妈妈看来，一切都跟鬼魂扯得上关系：打碎了碗，狗叫个不停，电话接起来没有声音，或者听筒里传来沉重的呼吸声，都是鬼魂作祟。

第三年的八月，露丝决定不再被动地等待失声发作，而是事先跟朋友和客户解释

说,她计划进行为期一周的沉默冥修。“我每年进行一次这种静修仪式,”她说,“为了对语言和词句的感觉更加敏锐。”她的客户中有一个崇尚新时代哲学的心理医生认为,这种主动的沉默冥修“简直绝妙”,并且决定自己也身体力行,然后把他们亲身体验的发现写到他们合作的新书里,作为一种沉默疗法,或者用以辅导家庭互动交流出现问题的人。

打那以后,露丝的毛病竟然变成了每年一度的法定安排。早在自然失声之前两天,她就不再言语,并且客气地拒绝了亚特主动提出要跟她用手语交谈的请求。她决定暂时不讲话,这并非疾病,也不是什么解不开的谜题。实际上,她很喜欢这种无须言语的状态。整整一周,她不用安抚客户,也不用提醒亚特该做什么,跟他女儿叨念小心这个,小心那个,也无须因为没打电话给妈妈而感到愧疚。

今年已经是第九年了。露丝,亚特和两个女儿开车长途跋涉两百英里,到塔霍湖来共度他们所谓的“沉默周”。露丝不禁想像着他们四人手牵着手走在特拉基河边,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之情静静地观赏每天夜晚的流星雨。但是蚊虫肆虐,多丽还呜咽地说她看见了一只蝙蝠,菲雅听了逗她说,“森林里到处都是举着斧头的杀人狂,你还惦记着怕蝙蝠传染你狂犬病?”他们逃回木屋后,孩子们都说无聊。她们抱怨道:“没有有线电视?”因此亚特开车带他们到塔霍城里去租了好几部恐怖片录像带。亚特和女儿们看着看着都睡着了,露丝却忍不住一直看完,结果梦到疯保姆还有奇形怪状的外星生物。

星期天,他们回到旧金山家里,一身臭汗,怨声载道,却发现家里没有热水。水箱漏了,加热管因为缺水,温度过高,烧坏了。他们只得用水壶烧水,凑合着洗澡。临时找工人来急修费用太高,亚特不想这么做。露丝很高兴,因为她说不出的话,无法表示异议。跟亚特争执就意味着她得主动提出负担急修的费用,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以来,露丝主动付费的次数太多了,几乎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这次因为露丝没有主动提出来,她觉得自己挺小气的,接下来又因为亚特没有进一步解决问题的表示而感到挺恼火。临睡前,亚特轻轻挨到她身后,用鼻子爱抚她的脖颈,可她却不由自主浑身开始紧张起来,亚特说:“随你便吧,”随后就转过身去,这令她觉得遭到了拒绝。她想要解释一下是什么不对劲——随即意识到自己也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她只不过是情绪不

佳,仅此而已。很快,亚特鼾声响起,她却仍然心怀挫折,眼睁睁躺在黑暗里,毫无睡意。

快到午夜了,还有几个钟头露丝就能开口讲话了,她走进她的小书房,这里从前是食品储藏间,如今做了她的小工作室。她站到一张凳子上,推开一扇小窗户。眼前是一片绝佳的美景:金门大桥红色的桥头堡映入眼帘,桥这边是海湾,那边就是广阔的太平洋。空气湿润,冰冷得扑面而来,仿佛可以荡涤尘埃。她仰望天空,但天色太亮,雾气太重,根本看不见什么“鬼影”憧憧。雾角声开始响起。随后,露丝看到了滚滚而来的巨浪,浪花仿佛轻柔的羽绒被一般覆盖在海面上,缓缓向大桥推进。她母亲常常说,雾其实是两条巨龙相斗掀起的水汽,一条是火龙,一条是水龙。“水火相遇而生蒸汽,”茹灵会这么说^①,她讲英文带着一股怪异的英国腔调,那是她待在香港的时候学来的。“你知道,就像烧开水一样,碰到蒸汽会把你的手指头烫掉的。”

浓雾渐渐弥漫到大桥上的防波堤,吞没了桥上的车灯。这个时间,百分之九十的司机都喝醉了酒——露丝仿佛在哪里读到过,又或者她曾经帮客户写到过这句话?她从凳子上下来,依然让窗户开着。

雾角仍在低鸣,听起来很像肖斯塔科维奇某部歌剧里的低音号,悲怆之余略显滑稽。但是,悲剧何曾会滑稽可笑呢?又或者,笑的只是观众,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剧中人将身陷诡计?

露丝仍然睡意全无,转回到书桌前。一阵突如其来的忧虑感涌上心头,她似乎忘了件什么事。什么事呢?钱的问题?某个客户?还是她答应了两个女孩什么事情?她不应该忘记的呀。她开始整理书桌,把参考书排整齐,传真文件和草稿都理清楚,根据不同的客户和撰稿内容做上不同颜色标记。明天她就得重新开始惯常的工作,再度面对截稿压力。整洁的书桌给她一种崭新开端的感觉,头脑也更清晰。一切井然有序。若有什么并非急用的文件资料,她就扔到书桌右下角的抽屉里,可现在这个抽屉里塞满了东西,没回的信件,废弃的手稿,她想将来可能用得着,随手记下的灵感,等等。她从抽屉底部抽出一沓文稿,心想,不管这是什么东西,放在一边这么久了,想必

^①茹灵讲的英语自始至终都语法混乱,错误层出,既不分时态,也不分人称和数。这些在翻译中很难展现出来,因此提请读者知道。

可以扔掉了。

文稿上写满了中文,是她母亲的字迹。是茹灵五六年前交给她的。“不过是些关于我家里人的旧事,”她说,语气显得轻描淡写,其实却透露出稿子的重要性。“是我打小时候的故事。我写给自己看的,不过也许你可以看看我是怎么成长起来,又是怎么来到这个国家的。”多年以来,露丝曾听过些许母亲生平的片段。从这份文稿看来,母亲确是花费了不少功夫,却又不不好意思要求露丝特意去读自己的一番心血结晶,这让露丝觉得于心不忍。手稿上字迹一行行整齐清晰,没有涂改过的痕迹,露丝可以想见,母亲是把早先写过的稿子重新誊写了一遍。

露丝曾经尝试着解开这份文稿的秘密。母亲曾经向她灌输关于中国书法和文字的知识,她却很不情愿学习,如今她还能认得其中几个字:“事”,“我”,“真”。但是要让她把全部内容都读出来,那就得要她把茹灵写的那些弯弯曲曲的字迹都对照汉英字典一一辨认出来。第一句话是:“我知道这些都是真的。”翻译这一句话露丝就费了一个小时的工夫。她计划每天破解一句话。第二天,她依照计划又翻译了一句话:“我的名字叫刘杨茹灵。”这句话很容易,只费了五分钟。接下去就是茹灵丈夫的名字,其中一任丈夫就是露丝的父亲。两个丈夫?露丝很惊讶地发现母亲另外还结过一次婚。还有,母亲那句“我们的秘密也随他们而去”又是什么意思?露丝立刻就想弄明白,但却不能去向母亲询问。根据以往的经验,她很清楚,每次要母亲帮她把汉字翻成英文时,准没什么好事。首先,茹灵会责怪她小时候没用功学好中文,而后,为了逐字解释,母亲会一路说到自己的往事,说到中文词语那些无穷无尽的含义,枝节之繁令人不胜其烦:“秘密不单是指那些不能说出口的事。秘密可能会伤人,可能带着毒咒,可能会害你一辈子,永远也无法弥补……”接下去又会东拉西扯到某某人泄露了秘密,如何如何死得很骇人,如何会发生这种事,若不是当初如何如何,若不是干把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本来不至于如此,等等等等,却不说那秘密到底是什么。若是露丝听她讲这些的时候流露出一点不耐烦的神情,茹灵就会大发雷霆,随即赌咒发誓地说,反正这些也没什么要紧,因为她没几天好活了,或者是倒霉,碰到事故,或者干脆自杀算了。接下来就是沉默处置,母女冷战,这种惩罚会持续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一直到露丝撑不下去了跟她道歉为止。

所以露丝不肯向妈妈询问。她决定拿出几天时间来专心翻译这份文稿。她把这话是说给母亲听，茹灵警告似的说，“别耽搁太久。”从那以后，每当母亲问她看完了没有，露丝总是回答说，“就快看完了，可是客户那边有事，只好搁下了。”其他还有种种干扰，亚特的事，孩子的事，房子出问题，还有休假。

“没时间管你妈的事，”茹灵抱怨说。“却有时间看电影，出去玩，会朋友。”

去年以来，母亲却不再问起文稿的事情。露丝疑心，难道她放弃了？不可能。一定是她忘记了。从那时候起，这沓文稿就一直放在书桌抽屉的最底层。

如今，母亲的手稿又拿了出来，露丝心里觉得十分愧疚。也许她应该找个中文很好的人来帮忙。亚特可能会认识——某个语言学专业的学生，或是退休的老教授，还得不单能阅读简体字中文，也能认识老式的繁体字。等一有时间，她就让亚特去帮她打听。她把手稿放到文件的最上层，关上了抽屉，不禁觉得愧疚感已经减轻了几分。

早上她醒来的时候，亚特已经起床了，在隔壁房间里练瑜伽。“你好，”她自言自语地说。“有人吗？”尽管因为久不讲话，声音显得有些刺耳，但她总算又能发声了。

她在浴室里刷牙的时候，听到多丽大吵大嚷。“我要看那个台。转回去！电视机也有我的一份！”菲雅嘲弄道：“那种节目小屎娃娃才看呢，你就是小屎娃娃，整天就知道哇啦哇啦乱叫！”

亚特离婚以后，两个女儿一半时间跟母亲和继父在索萨利托居住，另外一半时间住在亚特那套位于旧金山市区瓦列乔大街上的爱德华式公寓里。每隔一个礼拜，他们四个人——亚特，露丝，菲雅和多丽就得挤在五个极小的房间里，其中一间小得几乎放不下一张双层床。卫生间只有一个，露丝恨透了那些陈旧设施造成的不便。铁制的浴缸装着四只爪型的脚架，活像个棺材，面盆上面分别有两个水龙头，喷出的水不是冰冷就是烫得要命。露丝伸手去拿牙线，却碰到窗台上的其他杂物：抗皱面霜，对付青春痘的药，剪鼻毛的小剪子，还有一个塞了九只牙刷的塑料口杯，既不知道是谁用的，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的遗物。正当她收拾这些零碎的时候，听到有人急促地敲门。

“等一下，”她声音嘶哑地回答。敲门声并没有停下来。她抬头看了一眼门上贴的

八月份浴室使用时间安排,每一刻钟轮到谁用卫生间,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这份时间表浴室门内外各贴了一份。她把自己排在最后一位,但是由于每个人都拖延那么几分钟,到头来她的时间总是不够用。两个女孩在时间表下面添了些条款和修正意见,以及违反规定使用面盆、厕所和淋浴时该如何处罚,还有一则声明,明确界定在哪些紧急情况下,可以暂时侵犯使用者的隐私权(紧急情况下面加了三道线,以强调事态确实严重)。

敲门声又响起来。“露——丝!听到没有,你的电话!”多丽把卫生间的门开了一道缝,把无线电话听筒递进来。谁会这么一大早七点二十分打电话来?一定是她妈妈,毫无疑问。一旦露丝隔几天不给她打电话,茹灵就会出大状况。

“露丝,你的声音恢复了吗?你能讲话吗?”是温迪,她最好的朋友。她们几乎每天通话。她听到温迪擤鼻涕的声音。是温迪哭了吗?

“出什么事了?”露丝轻声说。别跟我说,别跟我说,她紧张得心脏怦怦乱跳,不禁自言自语。温迪一定是要告诉她她得上绝症了,露丝几乎能肯定是这么回事,昨夜那种不安的感觉重又袭上心来。

“我还没缓过劲来呢,”温迪说。“我刚要……等一下,我有个电话打进来。”

不可能是癌症,露丝心想。或许是她碰到劫匪了,或者有贼破门而入,现在是警察打电话来做记录。不管是什么,总之一定很严重,不然温迪不会哭。她要告诉她什么呢?露丝把话筒夹在脖子上,伸手去理自己那一头短发。她留心到镜子上的水银有些剥落。或者那不是镜面不清,而是自己新生了白发?她很快就年满46岁了。脸上的婴儿肥从什么时候开始褪去的呢?想想看,她过去还曾经讨厌自己圆润的脸型和光洁的皮肤,看起来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如今,她的嘴角已经生出了两道向下的皱纹,使她看上去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活像她母亲。露丝涂上唇膏,好让自己显得精神些。当然,其他方面她并不像母亲,谢天谢地。母亲永远都不开心,看什么都不顺眼。从小,露丝就沉浸在母亲这种无以名状的绝望情绪中。露丝最恨跟亚特争执。每当这时候,她总要努力克制不发火。但有的时候她忍不住爆发出来,之后却后悔当初怎么会情绪失控。

温迪又回到线上。“你还在吗?对不起,我们在给一部地震灾难片招遇难者的演